



史記卷第三十七

衛康叔世家七

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其次尚有冉季冉
季最少武王已克殷紂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祿
父比諸侯以奉其先祀勿絕爲武庚未集恐其有賊
心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祿父以和其
民武王旣崩成王少周公旦代成王治當國管叔蔡
叔疑周公乃與武庚祿父作亂欲攻成周周公旦以
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
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周公旦懼



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為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說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為周司寇賜衛寶祭器以章有德康叔卒子康伯代立康伯卒子考伯立考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廕伯立廕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貞伯立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為侯頃侯立十二年卒子釐侯立釐侯十三年周厲王出

犇于彘共和行政焉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因葬之釐侯有諡曰共伯而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武公即位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二年犬戎殺周幽王武公將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為公五十五年卒子莊公揚立莊公五年取齊女為夫人好而無子又取陳女為夫人生子蚤死陳女女弟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死莊公令夫人齊女子之立為太子莊公有寵妾

生子州吁十八年州吁長好兵莊公使將石碯諫莊公曰庶子好兵使將亂自此起不聽二十三年莊公卒太子完立是爲桓公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絀之州吁出犇十三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亡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爲衛君爲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州吁州吁新立好兵弑桓公衛人皆不愛石碯乃因桓公母家於陳詳爲善州吁至鄭郊石碯與陳侯共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于濮而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是爲宣公宣公七年魯弑

其君隱公九年宋督弑其君殤公及孔父十年晉曲沃莊伯弑其君哀侯十八年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爲太子取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爲太子婦者好說而自取之更爲太子取他女宣公得齊女生子壽子朔令左公子傅之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與朔共讒惡太子伋宣公自以其奪太子妻也心惡太子欲廢之及聞其惡大怒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且行子朔之兄壽太子異母弟也知朔之惡太子而君

欲殺之乃謂太子曰界盜見太子白旄即殺太子太子可母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其白旄而先馳至界界盜見其驗即殺之壽已死而太子伋又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并殺太子伋以報宣公宣公乃以子朔爲太子十九年宣公卒太子朔立是爲惠公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亂攻惠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爲君惠公犇齊衛君黔牟立八年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共伐衛納衛惠公誅左右公子衛君黔牟犇于周惠公復立

惠公立三年出亡八年復入與前通年凡十三年矣二十五年惠公怨周之容舍黔牟與燕伐周周惠公犇溫衛燕立惠王弟頹爲王二十九年鄭復納惠王三十一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懿公即位好鸛淫樂奢侈九年翟伐衛衛懿公欲發兵兵或畔大臣言曰君好鸛鸛可令擊翟翟於是遂入殺懿公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於懿公常欲敗之卒滅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頑之子申爲君是爲戴公戴公申元年卒齊桓公以衛數亂乃率諸侯伐翟爲衛築楚

丘立戴公弟燬爲衛君是爲文公文公以亂故犇齊齊人入之初翟殺懿公也衛人憐之思復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爲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爲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爲文公文公初立輕賦平罪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無禮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鄭立成公三年晉欲假道於衛救宋成公不許晉更從南河度救宋徵師於衛衛大夫欲

許成公不肯大夫元咺攻成公成公出犇晉文公重耳伐衛分其地予宋討前過無禮及不救宋患也衛成公遂出犇陳二歲如周求入與晉文公會晉使人鳩衛成公成公私於周主鳩令薄得不死已而周爲請晉文公卒入之衛而誅元咺衛君瑕出犇七年晉文公卒十二年成公朝晉襄公十四年秦穆公卒二十六年齊邴歆弒其君懿公三十五年成公卒子穆公遯立穆公二年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降復釋之十一年孫良夫救魯伐齊復得侵地穆公卒子定公臧立定公十二年卒子獻公衎

立獻公十三年公令師曹教官妾鼓琴妾不善曹咎
之妾以幸惡曹於公公亦咎曹二百十八年獻公戒
孫文子甯惠子食皆往日盱不召而去射鴻於囿二
子從之公不釋射服與之言二子怒如宿孫文子子
數侍公飲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師曹又怒公之嘗
咎三百乃歌之欲以怒孫文子報衛獻公文子語蘧
伯玉伯玉曰臣不知也遂攻出獻公獻公犇齊齊置
衛獻公於聚邑孫文子甯惠子共立定公弟秋爲衛
君是爲殤公殤公秋立封孫文子林父於宿十二年
甯喜與孫林父爭寵相惡殤公使甯喜攻孫林父林

父犇晉復求入故衛獻公獻公在齊齊景公聞之與
衛獻公如晉求入晉爲伐衛誘與盟衛殤公會晉平
公平公執殤公與甯喜而復入衛獻公獻公亡在外
十二年而入獻公後元年誅甯喜三年吳延陵季子
使過衛見蘧伯玉史鮑曰衛多君子其國無故過宿
孫林父爲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衛亂乃此矣是年
獻公卒子襄公惡立襄公六年楚靈王會諸侯襄公
稱病不往九年襄公卒初襄公有賤妾幸之有身夢
有人謂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衛名而子曰元妾
怪之問孔成子成子曰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男也

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乃立元爲嗣是爲靈公靈公五年朝晉昭公六年楚公子弃疾弒靈王自立爲平王十一年火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後有隙孔子去後復來三十九年太子蒯瞶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欲殺南子蒯瞶與其徒戲陽邀謀朝使殺夫人戲陽後悔不果蒯瞶數目之夫人覺之懼呼曰太子欲殺我靈公怒太子蒯瞶犇宋已而之晉趙氏四十二年春靈公游于郊令子郢僕郢靈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怨太子出犇謂郢曰我將立若爲後郢對曰郢不足以辱社

稷君更圖之夏靈公卒夫人命子郢爲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郢曰亡人太子蒯瞶之子輒在也不敢當於是衛乃以輒爲君是爲出公六月乙酉趙簡子欲入蒯瞶乃令陽虎詐命衛十餘人衰經歸簡子送蒯瞶衛人聞之發兵擊蒯瞶蒯瞶不得入入宿而保衛人亦罷兵出公輒四年齊田乞弒其君孺子八年齊鮑子弒其君悼公孔子自陳入衛九年孔文子問兵於仲尼仲尼不對其後魯迎仲尼仲尼反魯十二年仲尼圍文子取太子蒯瞶之姊生理埋孔氏之豎渾良夫美好孔文子卒良夫通於埋母太子在宿埋母使良

夫於太子太子與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國報子以乘
軒免子三死母所與與之盟許以埋母爲妻閏月良
夫與太子入舍孔氏之外圍昏二人蒙衣而乘宦者
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樂甯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
適伯姬氏既食埋母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與假
從之伯姬劫埋於厠彊盟之遂劫以登臺樂甯將飲
酒炙未熟聞亂使告仲由召護駕乘車行爵食炙奉
出公輒犇魯仲由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
路曰吾姑至矣子羔曰不及莫踐其難子路曰食焉
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闔門曰母

入爲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而逃其難由不然利
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子路乃得入曰太子焉用
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必舍
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厲敵子路以戈擊之割
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
嗟乎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孔悝竟立太子蒯瞶
是爲莊公莊公蒯瞶者出公父也居外怨大夫莫迎
立元年卽位欲盡誅大臣曰寡人居外久矣子亦嘗
聞之乎羣臣欲作亂乃止二年魯孔丘卒三年莊公
上城見戎州曰戎虜何爲是戎州病之十月戎州告

趙簡子簡子圍衛十一月莊公出犇衛人立公子班
師爲衛君齊伐衛虜班師更立公子起爲衛君衛君
起元年衛石曼專逐其君起起犇齊衛出公輒自齊
復歸立初出公立十二年亡亡在外四年復入出公
後元年賞從亡者立二十一年卒出公季父黔攻出
公子而自立是爲悼公悼公五年卒子敬公弗立敬
公十九年卒子昭公糾立是時三晉彊衛如小侯屬
之昭公六年公子亶弑之代立是爲懷公懷公十一
年公子頽弑懷公而代立是爲慎公慎公父公子適
適父敬公也慎公四十二年卒子聲公訓立聲公十

一年卒子成侯速立成侯十一年公孫鞅入秦十六
年衛更貶號曰侯二十九年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
八年卒子嗣君立嗣君五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
四十二年卒子懷君立懷君三十一年朝魏魏囚殺
懷君魏更立嗣君弟是爲元君元君爲魏壻故魏立
之元君十四年秦拔魏東地秦初置東郡更徙衛野
王縣而并濮陽爲東郡二十五年元君卒子君角立
君角九年秦并天下立爲始皇帝二十一年二世廢
君角爲庶人衛絕祀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

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
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
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

史記卷第三十七

史記卷第三十八

宋微子世家八

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
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祖伊以周西伯昌
之修德滅阬國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
在天乎是何能爲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
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曰殷不有治政不
治四方我祖遂陳於上紂沈湎於酒婦人是用亂敗
湯德於下殷既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皆
有罪辜乃無維獲小民乃並興相爲敵讐今殷其典

喪若涉水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日太師少師我其發出往吾家保于喪今女無故告予顛躋如之何其太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菑亡殷國乃毋畏畏不用老長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楮爲栝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遂隱而鼓

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刳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武王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

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武王曰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倫所序箕子對曰在昔鯀陴鴻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從鴻範九等常倫所斃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鴻範九等常倫所序初一日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

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治明作智聰作謀睿作聖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其庶民維時其庶民于女極錫女保極凡厥庶民母有淫朋人母有比德維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女則念之不協于極不離于咎皇則受之而安而色曰予所好德女則錫之福時人斯其維皇之極母侮鰥寡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國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

史記 世家 卷之八
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母好女雖
錫之福其作女用咎母偏母頗遵王之義母有作好
遵王之道母有作惡遵王之路母偏母黨王道蕩蕩
母黨母偏王道平平母反母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
歸其有極曰王極之傳言是夷是訓于帝其順凡厥
庶民極之傳言是順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
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
柔克平康正直彊不友剛克內友柔克沈漸剛克高
明柔克維辟作福維辟作威維辟玉食臣無有作福
作威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

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
卜筮曰雨曰濟曰涕曰霧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
占之用二衍貢立時人爲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
言女則有大疑謀及女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
卜筮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
而身其康彊而子孫其逢吉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
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吉庶
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女則從龜從筮逆
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
吉用作凶庶徵曰雨曰陽曰奧曰寒曰風曰時五者

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廡一極備凶一極亡凶曰休
徵曰肅時雨若曰治時暘若曰知時奧若曰謀時寒
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常雨若曰僭常暘若曰
舒常奧若曰急常寒若曰霧常風若王肯維歲卿士
維月師尹維日歲日月時毋易百穀用成治用明峻
民用童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治用
昏不明峻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維星星有好風星
有好雨日月之行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五
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
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

六曰弱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其後
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
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
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
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爲流涕武王
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
作亂欲襲成王周公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
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
命以申之國于宋微子故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
餘民甚戴愛之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微仲

卒子宋公稽立宋公稽卒子丁公申立丁公申卒子
湣公共立湣公共卒弟煬公熙立煬公卽位湣公子
鮒祀弒煬公而自立曰我當立是爲厲公厲公卒子
釐公舉立釐公十七年周厲王出奔彘二十八年釐
公卒子惠公颯立惠公四年周宣王卽位三十年惠
公卒子哀公立哀公元年卒子戴公立戴公二十九
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秦始皇列爲諸侯三十四年戴
公卒子武公司空立武公生女爲魯惠公夫人生魯
桓公十八年武公卒子宣公力立宣公有太子與夷
十九年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

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宣公卒弟和
立是爲穆公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
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與夷
也孔父曰羣臣皆願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吾不
可以負宣公於是穆公使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穆
公卒兄宣公子與夷立是爲殤公君子聞之曰宋宣
公可謂知人矣立其弟以成義然卒其子復享之殤
公元年衛公子州吁弒其君完自立欲得諸侯使告
於宋曰馮在鄭必爲亂可與我伐之宋許之與伐鄭
至東門而還二年鄭伐宋以報東門之役其後諸侯

數來侵伐九年大司馬孔父嘉妻好出道遇太宰華
督督說目而觀之督利孔父妻乃使人宣言國中曰
殤公卽位十年耳而十一戰民苦不堪皆孔父爲之
我且殺孔父以寧民是歲魯弑其君隱公十年華督
攻殺孔父取其妻殤公怒遂弑殤公而迎穆公子馮
於鄭而立之是爲莊公莊公元年華督爲相九年執
鄭之祭仲要以立突爲鄭君祭仲許竟立突十九年
莊公卒子湣公捷立湣公七年齊桓公卽位九年宋
水魯使臧文仲往弔水湣公自罪曰寡人以不能事
鬼神政不脩故水臧文仲善此言此言乃公子子魚

教湣公也十年夏宋伐魯戰於乘丘魯生虜宋南宮
萬宋人請萬萬歸宋十一年秋湣公與南宮萬獵因
博爭行湣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萬有
力病此言遂以局殺湣公于蒙澤大夫仇牧聞之以
兵造公門萬搏牧牧齒著門闔死因殺太宰華督乃
更立公子游爲君諸公子犇蕭公子禦說犇毫萬弟
南宮牛將兵圍毫冬蕭及宋之諸公子共擊殺南宮
牛弑宋新君游而立湣公弟禦說是爲桓公宋萬犇
陳宋人請以賂陳陳人使婦人飲之醇酒以革裹之
歸宋宋人醢萬也桓公二年諸侯伐宋至郊而去三

年齊桓公始霸二十三年迎衛公子燬於齊立之是
為衛文公文公女弟為桓公夫人秦穆公即位三十
年桓公病太子茲甫讓其庶兄目夷為嗣桓公義太
子意竟不聽三十一年春桓公卒太子茲甫立是為
襄公以其庶兄目夷為相未葬而齊桓公會諸侯于
葵丘襄公往會襄公七年宋地實星如雨與雨偕下
六鵙退蜚風疾也八年齊桓公卒宋欲為盟會十二
年春宋襄公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
公子目夷諫曰小國爭盟禍也不聽秋諸侯會宋公
盟于孟目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於

是楚執宋襄公以伐宋冬會于亳以釋宋公子魚曰
禍猶未也十三年夏宋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秋楚
伐宋以救鄭襄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弃商久矣不
可冬十一月襄公與楚成王戰於泓楚人未濟目夷
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
可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
傷股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
列子魚曰兵以勝為功何常言與必如公言即奴事
之耳又何戰為楚成王已救鄭鄭享之去而取鄭二
姬以歸叔瞻曰成王無禮其不沒乎為禮卒於無別

有以知其不遂霸也是年晉公子重耳過宋襄公以傷於楚欲得晉援厚禮重耳以馬二十乘十四年夏襄公病傷於泓而竟卒子成公王臣立成公元年晉文公卽位三年倍楚盟親晉以有德於文公也四年楚成王伐宋宋告急於晉五年晉文公救宋楚兵去九年晉文公卒十一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十六年秦穆公卒十七年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爲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爲昭公昭公四年宋敗長翟緣斯於長丘七年楚莊王卽位九年昭公無道國人不

附昭公弟鮑革賢而下士先襄公夫人欲通於公子鮑不可乃助之施於國因大夫華元爲右師昭公出獵夫人王姬使衛伯攻殺昭公杵臼弟鮑革立是爲文公文公元年晉率諸侯伐宋責以弒君聞文公定立乃去二年昭公子因文公母弟須與武繆戴莊桓之族爲亂文公盡誅之出武繆之族四年春鄭命楚伐宋宋使華元將鄭敗宋囚華元華元之將戰殺羊以食士其御羊羹不及故怨馳入鄭軍故宋師敗得囚華元宋以兵車百乘文馬四百疋贖華元未盡入華元亡歸宋十四年楚莊王圍鄭鄭伯降楚楚復釋

之十六年楚使過宋宋有前仇執楚使九月楚莊王圍宋十七年楚以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下急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子反告莊王王問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炊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二日糧以信故遂罷兵去二十二年文公卒子共公瑕立始厚葬君子譏華元不臣矣共公元年華元善楚將子重又善晉將欒書兩盟晉楚十三年共公卒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司馬唐山攻殺太子肥欲殺華元華元犇晉魚石止之至河乃還誅唐山乃立共公少子成是爲平公平公三年楚共王拔宋之彭城

以封宋左師魚石四年諸侯共誅魚石而歸彭城於宋三十五年楚公子圍弑其君自立爲靈王四十四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元公三年楚公子棄疾弑靈王自立爲平王八年宋火十年元公母信詐殺諸公子大夫華向氏作亂楚平王太子建來犇見諸華氏相攻亂建去如鄭十五年元公爲魯昭公避季氏居外爲之求入魯行道卒子景公頭曼立景公十六年魯陽虎來犇已復去二十五年孔子過宋宋司馬桓魋惡之欲殺孔子孔子微服去三十年曹倍宋又倍晉宋伐曹晉不救遂滅曹有之三十六年齊田常弑

簡公三十七年楚惠王滅陳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六十四年景公卒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昭公昭公者元公之曾庶孫也昭公父公孫糾糾父公子禚秦禚秦卽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昭公四十七年卒子悼公購由立悼公八年卒子休公田立休公田二十三年卒子辟公

辟兵立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剔成四十一年剔成弟偃攻襲剔成剔成敗奔齊偃自立爲宋君君偃十一年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爲紂所爲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潛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太史公曰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

弟國以不寧者十世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爲盟主
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
商頌襄公旣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傷中國闕禮
義褒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

史記卷第三十八

史記卷第三十九

晉世家九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
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
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
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
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
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
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
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唐叔子燮是爲晉侯

晉侯子寧族是爲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爲成侯成侯子福是爲厲侯厲侯之子宜曰是爲靖侯靖侯已來年紀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無其年數靖侯十七年周厲王迷惑暴虐國人作亂厲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十八年釐侯卒子獻侯籍立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王立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爲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仇十年伐千畝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師晉人師服曰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讐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號成之者名也

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後晉其能毋亂乎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殤叔三年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爲文侯文侯十年周幽王無道犬戎殺幽王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爲諸侯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曲沃邑大於翼翼晉君都邑也成師封曲沃號爲桓叔靖侯庶孫欒賓相桓叔桓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七年晉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

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
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爲君是爲孝侯誅
潘父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緡代桓叔是爲曲沃
莊伯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弑其君晉孝侯于翼晉
人攻曲沃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郟
爲君是爲鄂侯鄂侯二年魯隱公初立鄂侯六年卒
曲沃莊伯聞晉鄂侯卒乃興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
將兵伐曲沃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
光是爲哀侯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莊伯立
是爲曲沃武公哀侯六年魯弑其君隱公哀侯八年

晉侵陘廷陘廷與曲沃武公謀九年代晉于汾旁虜
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爲君是爲小子侯小子
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曲沃益彊晉
無如之何晉小子之四年曲沃武公誘召晉小子殺
之周桓王使虢仲伐曲沃武公武公入于曲沃乃立
晉哀侯弟緡爲晉侯晉侯緡四年宋執鄭祭仲而立
突爲鄭君晉侯十九年齊人管至父弑其君襄公晉
侯二十八年齊桓公始霸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
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爲晉
君列爲諸侯於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卽

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晉武公。晉武公始都晉國。前
卽位。曲沃通年三十八年。武公稱者。先晉穆侯曾孫
也。曲沃桓叔孫也。桓叔者。始封曲沃。武公莊伯子也。
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也。凡六十七歲而
卒。代晉爲諸侯。武公代晉二歲卒。與曲沃通年卽位。
凡三十九年而卒。子獻公詭諸立。獻公元年。周惠王
弟頹攻惠王。惠王出奔居鄭之櫟邑。五年伐驪戎。得
驪姬。驪姬弟俱愛幸之。八年。士蔿說公曰。故晉之羣
公子多不誅。亂且起。乃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
命曰絳。始都絳。九年。晉羣公子旣亡。奔虢。虢以其故

再伐晉。弗克。十年。晉欲伐虢。士蔿曰。且待其亂。十二
年。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
宗廟所在。而蒲邊秦屈邊翟。不使諸子居之。我懼焉。
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
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晉國以此知太子不立
也。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早死。申生同
母女弟爲秦穆公夫人。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
母重耳母女弟也。獻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
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乃遠此三子。十六年。晉獻公
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

史記 卷三十一
為右伐滅霍滅魏耿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
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蔣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
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
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太子不從卜偃曰
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
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盈數
其必有衆初畢萬卜仕於晉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
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後必蕃昌十七年晉侯
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里克諫獻公曰太子奉冢祀社
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

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率師專
行謀也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
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
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率師不威將安用之公曰
寡人有子未知其太子誰立里克不對而退見太子
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太子勉之教以軍旅不共
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母懼不得立修己而不
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里
克謝病不從太子太子遂伐東山十九年獻公曰始
吾先君莊伯武公之誅晉亂而虢常助晉伐我又匿

晉亡公子果爲亂弗誅後遺子孫憂乃使荀息以屈
產之乘假道於虞虞假道遂伐虢取其下陽以歸獻
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
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
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詳
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子二十一年
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曲沃歸釐於
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
獻公時出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
二日獻公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公獻公欲饗之驪

姬從旁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與犬
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
欲弑代之況他人乎且君老矣日暮之人曾不能待
而欲弑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
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母徒使母子
爲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
殊自失於此太子聞之奔新城獻公怒乃誅其傅杜
原欵或謂太子曰爲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
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卽
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

被此惡名以出人誰內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申
生自殺於新城此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
二公子怨驪姬譖殺太子驪姬恐因譖二公子申生
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
屈保其城自備守初獻公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屈
城弗就夷吾以告公公怒士蔿爲士蔿謝曰邊城少寇
安用之退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卒
就城及申生死二子亦歸保其城二十二年獻公怒
二子不辭而去果有謀矣乃使兵伐蒲蒲人之宦者
勃鞞命重耳促自殺重耳踰垣宦者追斬其衣袪重

耳遂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是歲也晉復假
道於虞以伐虢虞之大夫宮之奇諫虞君曰晉不可
假道也是且滅虞虞君曰晉我同姓不宜伐我宮之
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已去是以不嗣虢
仲虢叔王季之子也爲文王卿士其記勳在王室藏
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之親能親於桓莊
之族乎桓莊之族何罪盡滅之虞之與虢唇之與齒
唇亡則齒寒虞公不聽遂許晉宮之奇以其族去虞
其冬晉滅虢虢公醜奔周還襲滅虞虜虞公及其大
夫井伯百里奚以勝秦穆姬而修虞祀荀息牽曩所

史記 世家 卷三十九 晉世家
遺虞屈產之乘馬奉之獻公獻公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二十三年獻公遂發賈華等伐屈屈潰夷吾將奔翟冀芮曰不可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不如走梁梁近於秦秦疆吾君百歲後可以求入焉遂奔梁二十五年晉伐翟翟以重耳故亦擊晉於齧桑晉兵解而去當此時晉疆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翟東至河內驪姬弟生悼子二十六年夏齊桓公大會諸侯於葵丘晉獻公病行後未至逢周之宰孔宰孔曰齊桓公益驕不務德而務遠略諸侯弗平君第毋會毋如晉何獻公亦病復還

歸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爲後年少諸大臣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爲驗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慚謂之驗於是遂屬奚齊於荀息荀息爲相主國政秋九月獻公卒里克邳鄭欲內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謂荀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不可負先君言十月里克殺奚齊于喪次獻公未葬也荀息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悼子而傳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弒悼子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珪之玷猶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其荀息之

謂乎不負其言初獻公將伐驪戎卜曰齒牙爲禍及破驪戎獲驪姬愛之竟以亂晉里克等已殺奚齊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於翟欲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修人子之禮侍喪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於梁夷吾欲往呂省卻芮曰內猶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難信計非之秦輔疆國之威以入恐危乃使卻芮厚賂秦約曰卽得入請以晉河西之地與秦乃遺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秦穆公乃發兵送夷吾於晉齊桓公聞晉內亂亦率諸侯如晉秦兵與夷

吾亦至晉齊乃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立爲晉君是爲惠公齊桓公至晉之高梁而還歸惠公夷吾元年使邳鄭謝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外何以得擅許秦者寡人爭之弗能得故謝秦亦不與里克汾陽邑而奪之權四月周襄王使周公忌父會齊秦人共禮晉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爲變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爲此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於是

邳鄭使謝秦未還故不及難晉君改葬恭太子申生
秋狐突之下國遇申生申生與載而告之曰夷吾無
禮余得請於帝將以晉與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
聞神不食非其宗君其祀母乃絕乎君其圖之申生
曰諾吾將復請帝後十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見我
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復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
有罪矣弊於韓兒乃謠曰恭太子更葬矣後十四年
晉亦不昌昌乃在兄邳鄭使秦聞里克誅乃說秦繆
公曰呂省卻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賂與謀出晉君
入重耳事必就秦繆公許之使人與歸報晉厚賂三

子三子曰幣厚言甘此必邳鄭賣我於秦遂殺邳鄭
及里克邳鄭之黨七輿大夫邳鄭子豹奔秦言伐晉
繆公弗聽惠公之立倍秦地及里克誅七輿大夫國
人不附二年周使召公過禮晉惠公惠公禮倨召公
譏之四年晉饑乞糴於秦繆公問百里奚百里奚曰
天菑流行國家代有救菑恤鄰國之道也與之邳鄭
子豹曰伐之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卒與粟自
雍屬絳五年秦饑請糴於晉晉君謀之慶鄭曰以秦
得立已而倍其地約晉饑而秦貸我今秦饑請糴與
之何疑而謀之號射曰往年天以晉賜秦秦弗知取

而貸我。今天以秦賜晉，晉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虢射謀，不與秦粟而發兵，且伐秦。秦大怒，亦發兵伐晉。六年春，秦繆公將兵伐晉。晉惠公謂慶鄭曰：「秦師深矣，奈何？」鄭曰：「秦內君，君倍其賂，晉饑，秦輸粟，秦饑而晉倍之，乃欲因其饑伐之，其深不亦宜乎？」晉卜御、右慶鄭皆吉。公曰：「鄭不遜，乃更令步陽御戎，家僕徒爲右，進兵。」九月壬戌，秦繆公、晉惠公合戰韓原。惠公馬驚不行，秦兵至，公窘，召慶鄭爲御。鄭曰：「不用卜，敗不亦當乎？」遂去。更令梁繇靡御，虢射爲右，輅秦繆公。繆公壯士冒敗，晉軍敗，遂失秦繆公，反獲。

晉公以歸，秦將以祀上帝。晉君姊爲繆公夫人，衰絰涕泣。公曰：「得晉侯將以爲樂，今乃如此，且吾聞箕子見唐叔之初封，曰：『其後必當大矣。』晉庸可滅乎？」乃與晉侯盟王城而許之。歸，晉侯亦使呂省等報國人曰：「孤雖得歸，毋面目見社稷。」卜日立子圉。晉人聞之，皆哭。秦繆公問呂省：「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懼失君，亡親不憚立子圉，曰：『必報讐，寧事戎狄。』其君子則愛君而知罪，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此二故，不和。於是秦繆公更舍晉惠公，餽之七牢。十一月，歸晉侯。晉侯至國，誅慶鄭，修政教。謀曰：『重耳在外，諸侯多利內之。』

欲使人殺重耳於狄重耳聞之如齊八年使太子圉質秦初惠公亡在梁梁伯以其女妻之生一男一女梁伯卜之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爲圉女爲妾十年秦滅梁梁伯好土功治城溝民力罷怨其衆數相驚曰秦寇至民恐惑秦竟滅之十三年晉惠公病內有數子太子圉曰吾母家在梁梁今秦滅之我外輕於秦而內無援於國君卽不起病大夫輕更立他公子乃謀與其妻俱亡歸秦女日子一國太子辱在此秦使婢子侍以固子之心子亡矣我不從子亦不敢言子圉遂亡歸晉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子圉立

是爲懷公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子圉之立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肯召懷公怒囚狐突突曰臣子事重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懷公卒殺狐突秦繆公乃發兵送內重耳使人告欒卻之黨爲內應殺懷公於高梁入重耳重耳立是爲文公晉文公重耳晉獻公之子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賈佗先軫魏武子自獻公爲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卽位重耳年二

十一獻公十三年以驪姬故重耳備蒲城守秦獻公二十一年獻公殺太子申生驪姬讒之恐不辭獻公而守蒲城獻公二十二年獻公使宦者履鞮趣殺重耳重耳踰垣宦者逐斬其衣祛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此五士其餘不名者數十人至狄狄伐咎如得二女以長女妻重耳生伯儵叔劉以少女妻趙衰生盾居狄五歲而晉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悼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畏殺因固謝不敢入已而晉更迎其弟夷吾立之是爲惠公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鞮與壯士欲殺重耳

重耳聞之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爲可用興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諸侯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益往乎於是遂行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犁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雖然妾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去過五鹿飢而從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趙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齊齊桓公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至齊二歲而桓公卒會豎刁等爲內亂齊

孝公之立諸侯兵數至留齊凡五歲重耳愛齊女毋
去心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上聞
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殺侍者勸重耳趣行重耳曰人
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不能去齊女曰子一國
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爲命子不疾反國報勞
臣而懷女德竊爲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
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
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願也重耳曰事不成
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
止遂行過曹曹共公不禮欲觀重耳駢脇曹大夫釐

負羈曰晉公子賢又同姓窮來過我奈何不禮共公
不從其謀負羈乃私遺重耳食置璧其下重耳受其
食還其璧去過宋宋襄公新困兵於楚傷於泓聞重
耳賢乃以國禮禮於重耳宋司馬公孫固善於咎犯
曰宋小國新困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國乃去過鄭鄭
文公弗禮鄭叔瞻諫其君曰晉公子賢而其從者皆
國相且又同姓鄭之出自厲王而晉之出自武王鄭
君曰諸侯亡公子過此者衆安可盡禮叔瞻曰君不
禮不如殺之且後爲國患鄭君不聽重耳去之楚楚
成王以適諸侯禮待之重耳謝不敢當趙衰曰子亡

在外十餘年小國輕子況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遇
子子其母讓此天開子也遂以客禮見之成王厚遇
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卽反國何以報寡人重耳
曰羽毛齒角玉帛君王所餘未知所以報王曰雖然
何以報不穀重耳曰卽不得已與君王以兵車會平
原廣澤請辟王三舍楚將子玉怒曰王遇晉公子至
厚今重耳言不孫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
外久從者皆國器此天所置庸可殺乎且言何以易
之居楚數月而晉太子圉亡秦秦怨之聞重耳在楚
乃召之成王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接境秦君

賢子其勉行厚送重耳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
妻重耳故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曰其
國且伐況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親而求人子乃拘
小禮忘大醜乎遂受繆公大歡與重耳飲趙衰歌黍
苗詩繆公曰知子欲急反國矣趙衰與重耳下再拜
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是時晉惠公十四
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二月
晉國大夫欒卻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
等反國爲內應甚衆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
晉晉聞秦兵來亦發兵拒之然皆陰知公子重耳入

也。唯惠公之故貴臣呂卻之屬不欲立重耳。重耳出
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文
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
過亦多矣。臣猶知之。況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
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乃投璧河中。以
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
子。而子犯以爲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
與同位。乃自隱。渡河。秦兵圍令狐。晉軍于廬柳。二月
辛丑。咎犯與秦晉大夫盟于郇。壬寅。重耳入于晉師。
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卽位爲晉君。是爲文

公。羣臣皆往。懷公圍奔高粱。戊申。使人殺懷公。懷公
故大臣呂省卻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誅。乃欲與
其徒謀燒公宮。殺文公文公不知。始嘗欲殺文公。宦
者履鞮知其謀。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見文公文公
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女斬予祛。其後我從狄君。
獵。女爲惠公來求殺我。惠公與女期。三日至。而女一
日至。何速也。女其念之。宦者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以
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反國。其母蒲翟乎。
且管仲射鈎。桓公以霸。今刑餘之人。以事告。而君不
見禍。又且及矣。於是見之。遂以呂卻等告文公文公。

欲召呂卻呂卻等黨多文公恐初入國國人賣已乃
爲微行會秦繆公於王城國人莫知三月巳丑呂卻
等果反焚公宮不得文公文公之衛徒與戰呂卻等
引兵欲奔秦繆公誘呂卻等殺之河上晉國復而文
公得歸夏迎夫人於秦秦所與文公妻者卒爲夫人
秦送三千人爲衛以備晉亂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賞
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
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晉初定欲發兵恐
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
祿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

內弃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
實開之二三子以爲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
是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已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
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推
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
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
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
見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
爲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
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

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縣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縣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二年春秦軍河上將入王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晉同姓晉不先入王後秦入之毋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晉之資也三月甲辰晉乃發兵至陽樊圍溫

入襄王于周四月殺王弟帶周襄王賜晉河內陽樊之地四年楚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定霸於今在矣狐偃曰楚新得曹而初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三軍趙衰舉卻縠將中軍卻臻佐之使狐偃將上軍狐毛佐之命趙衰爲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爲右往伐冬十二月晉兵先下山東而以原封趙衰五年春晉文公欲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度侵曹伐衛正月取五鹿二月晉侯齊侯盟于欽孟衛侯請盟晉晉人不許衛侯欲與楚國

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晉衛侯居襄牛公子買守衛
楚救衛不卒晉侯圍曹三月丙午晉師入曹數之以
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令軍
毋入僖負羈宗家以報德楚圍宋宋復告急晉文公
欲救則攻楚爲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
有德於晉患之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楚
急曹衛其勢宜釋宋於是文公從之而楚成王乃引
兵歸楚將子玉曰王遇晉至厚今知楚急曹衛而故
伐之是輕王王曰晉侯亡在外十九年困日久矣果
得反國險阨盡知之能用其民天之所開不可當子

玉請曰非敢必有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也楚王怒
少與之兵於是子玉使宛春告晉請復衛侯而封曹
臣亦釋宋咎犯曰子玉無禮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許
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定三國子一言而亡之
我則毋禮不許楚是弃宋也不如私許曹衛以誘之
執宛春以怒楚旣戰而後圖之晉侯乃囚宛春於衛
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楚得臣怒擊晉師晉
師退軍吏曰爲何退文公曰昔在楚約退三舍可倍
乎楚師欲去得臣不肯四月戊辰宋公齊將秦將與
晉侯次城濮己巳與楚兵合戰楚兵敗得臣收餘兵

去甲午晉師還至衡雍作王宮于踐土初鄭助楚楚
敗懼使人請盟晉侯晉侯與鄭伯盟五月丁未獻楚
俘於周駟介百乘徒兵千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
伯賜大輅彤弓矢百茲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虎賁
三千人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周作晉文侯命王
若曰父義和不顯文武能慎明德昭登於上布聞在
下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恤朕身繼予一人永其
在位於是晉文公稱伯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
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右曰勝楚而君猶
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

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楚成王怒其不用
其言貪與晉戰讓責子玉子玉自殺晉文公曰我擊
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於是乃喜六月晉人復入
衛侯壬午晉度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爲首或曰城濮
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
軫曰軍事勝爲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
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
之冬晉侯會諸侯於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
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
王於踐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

河陽者春秋諱之也。丁丑諸侯圍許，曹伯臣，或說晉侯曰：齊桓公合諸侯而國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之後，晉唐叔之後，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晉侯說復曹伯，於是晉始作三行。荀林父將中行，先穀將右行，先蔑將左行。七年，晉文公秦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於文公。亡過時及城濮，時鄭助楚也。圍鄭，欲得叔瞻，叔瞻聞之，自殺。鄭持叔瞻告晉，晉曰：必得鄭君而甘心焉。鄭恐，乃間令使謂秦繆公曰：亡鄭厚晉於晉得矣，而秦未爲利，君何不解鄭得爲東道交？秦伯說，罷兵。晉亦罷兵。九年冬，晉文公卒，子襄公歡。

立是歲，鄭伯亦卒。鄭人或賣其國於秦，秦繆公發兵往襲鄭。十二月，秦兵過我郊。襄公元年春，秦師過周，無禮。王孫滿譏之，兵至滑，鄭賈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十二牛，勞秦師，秦師驚而還，滅滑而去。晉先軫曰：秦伯不用蹇叔，反其衆心，此可擊。欒枝曰：未報先君施於秦，擊之不可。先軫曰：秦侮吾孤，伐吾同姓，何德之報？遂擊之。襄公墨衰，經四月，敗秦師于殽，虜秦三將，孟明視、西乞秫、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將，戮之，公許遣之。先軫聞之，謂襄公曰：患生矣。軫乃追秦將，秦將渡。

史記 世家 卷五十九
河已在船中頓首謝卒不反後三年秦果使孟明伐
晉報殺之敗取晉汪以歸四年秦繆公大興兵伐我
渡河取王官封殺尸而去晉恐不敢出遂城守五年
晉伐秦取新城報王官役也六年趙衰執政七年八月襄
咎季子犯霍伯皆卒趙盾代趙衰執政七年八月襄
公卒太子夷臯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曰立
襄公弟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故好也
立善則固事長則順奉愛則孝結舊好則安賈季曰
不如其弟樂辰羸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盾
曰辰羸賤班在九人下其子何震之有且爲二君嬖

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僻也母淫子
僻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可乎使士會如秦迎公
子雍賈季亦使人召公子樂於陳趙盾廢賈季以其
殺陽處父十月葬襄公十一月賈季奔翟是歲秦繆
公亦卒靈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公之入也無
衛故有呂卻之患乃多與公子雍衛太子毋繆羸日
夜抱太子以號泣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
適而外求君將安置此出朝則抱以適趙盾所頓首
曰先君奉此子而屬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賜不材
吾怨子今君卒言猶在耳而弃之若何趙盾與諸大

夫皆患繆羸且畏誅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臯是爲靈公發兵以距秦送公子雍者趙盾爲將往擊秦敗之令狐先蔑隨會亡奔秦秋齊宋衛鄭曹許君皆會趙盾盟於扈以靈公初立故也四年伐秦取少梁秦亦取晉之郟六年秦康公伐晉取羈馬晉侯怒使趙盾趙穿卻缺擊秦大戰河曲趙穿最有功七年晉六卿患隨會之在秦常爲晉亂乃詳令魏壽餘反晉降秦秦使隨會之魏因執會以歸晉八年周頃王崩公卿爭權故不赴晉使趙盾以車八百乘平周亂而立匡王是年楚莊王初卽位十二年齊人弒其君懿公

十四年靈公壯侈厚歛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靈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其屍出弃之過朝趙盾隨會前數諫不聽已又見死人手二人前諫隨會先諫不聽靈公患之使鉏麇刺趙盾盾閨門開居處節鉏麇退歎曰殺忠臣弃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死初盾常田首山見桑下有餓人餓人示眯明也盾與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宦三年未知母之存不願遺母盾義之益與之飯肉已而爲晉宰夫趙盾弗復知也九月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示眯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

史記 世家 卷三十九
三行可以罷欲以去趙盾令先毋及難盾既去靈
公伏士未會先縱齧狗名敖明爲盾搏殺狗盾曰弃
人用狗雖猛何爲然不知明之爲陰德也已而靈公
縱伏士出逐趙盾示眯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
能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問其名弗
告明亦因亡去盾遂奔未出晉境乙丑盾昆弟將軍
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而迎趙盾趙盾素貴得民和
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爲弑易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
曰趙盾弑其君以視於朝盾曰弑者趙穿我無罪太
史曰子爲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誅國亂非子而誰

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宣子良大
夫也爲法受惡惜也出疆乃免趙盾使趙穿迎襄公
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爲成公成公者文公少子其
母周女也壬申朝于武宮成公元年賜趙氏爲公族
伐鄭鄭倍晉故也三年鄭伯初立附晉而弃楚楚怒
伐鄭晉往救之六年伐秦虜秦將赤七年成公與楚
莊王爭疆會諸侯于扈陳畏楚不會晉使中行桓子
伐陳因救鄭與楚戰敗楚師是年成公卒子景公據
立景公元年春陳大夫夏徵舒弑其君靈公二年楚
莊王伐陳誅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告急晉晉使

荀林父將中軍隨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郤克欒書
先穀韓厥鞏朔佐之六月至河聞楚已服鄭鄭伯肉
袒與盟而去荀林父欲還先穀曰凡來救鄭不至不
可將率離心卒渡河楚已服鄭欲飲馬于河爲名而
去楚與晉軍大戰鄭新附楚畏之反助楚攻晉晉軍
敗走河爭度船中人指甚衆楚虜我將智瑩歸而林
父曰臣爲督將軍敗當誅請死景公欲許之隨會曰
昔文公之與楚戰城濮成王歸殺子玉而文公乃喜
今楚已敗我師又誅其將是助楚殺仇也乃止四年
先穀以首計而敗晉軍河上恐誅乃奔翟與翟謀伐

晉晉覺乃族穀穀先軫子也五年伐鄭爲助楚故也
是時楚莊王彊以挫晉兵河上也六年楚伐宋宋來
告急晉晉欲救之伯宗謀曰楚天方開之不可當乃
使解楊給爲救宋鄭人執與楚楚厚賜使反其言令
宋急下解楊給許之卒致晉君言楚欲殺之或諫乃
歸解楊七年晉使隨會滅赤狄八年使郤克於齊齊
頃公毋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郤克僂而魯使
蹇衛使眡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郤克怒歸至河
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至國請君欲伐齊景公問
知其故曰子之怨安足以煩國弗聽魏文子請老休

辟卻克克執政九年楚莊王卒晉伐齊齊使太子彊
爲質於晉晉兵罷十一年春齊伐魯取隆魯告急衛
衛與魯皆因卻克告急於晉晉乃使卻克欒書韓厥
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共伐齊夏與頃公戰於鞏傷
困頃公頃公乃與其右易位下取飲以得脫去齊師
敗走晉追北至齊頃公獻寶器以求平不聽卻克曰
必得蕭桐姪子爲質齊使曰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
毋猶晉君毋奈何必得之不義請復戰晉乃許與平
而去楚申公巫臣盜夏姬以奔晉晉以巫臣爲邢大
夫十二年冬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爲王景公

讓不敢晉始作六卿韓厥鞏朔趙穿荀躐趙括趙旃
皆爲卿智瑩自楚歸十三年魯成公朝晉晉弗敬魯
怒去倍晉晉伐鄭取汜十四年梁山崩問伯宗伯宗
以爲不足怪也十六年楚將子反怨巫臣滅其族巫
臣怒遺子反書曰必令子罷於奔命乃請使吳令其
子爲吳行人敎吳乘車用兵吳晉始通約伐楚十七
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
忘乎奈何絕祀乃復令趙庶子武爲趙後復與之邑
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壽曼爲君是爲厲公後
月餘景公卒厲公元年初立欲和諸侯與秦桓公夾

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謀伐晉三年使呂相讓秦
因與諸侯伐秦至涇敗秦於麻隧虜其將成差五年
三郤讒伯宗殺之伯宗以好直諫得此禍國人以是
不附厲公六年春鄭倍晉與楚盟晉怒欒書曰不可
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乃發兵厲公自將五月渡河聞
楚兵來救范文子請公欲還郤至曰發兵誅逆見疆
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兵
敗於鄆陵子反收餘兵拊循欲復戰晉患之共王召
子反其侍者豎陽穀進酒子反醉不能見王怒讓子
反子反死王遂引兵歸晉由此威諸侯欲以令天下

求霸厲公多外嬖姬歸欲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
弟寵姬兄曰胥童嘗與郤至有怨及欒書又怨郤至
不用其計而遂敗楚乃使人間謝楚楚來詐厲公曰
鄆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內子周立之會與國不
具是以事不成厲公告欒書欒書曰其殆有矣願公
試使人之周微考之果使郤至於周欒書又使公子
周見郤至郤至不知見賣也厲公驗之信然遂怨郤
至欲殺之八年厲公獵與姬飲郤至殺豕奉進宦者
奪之郤至射殺宦者公怒曰季子欺予將誅三郤未
發也郤錡欲攻公曰我雖死公亦病矣郤至曰信不

反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誰與我我死耳
十二月壬午公令胥童以兵八百人襲攻殺三卻胥
童因以劫欒書中行偃于朝曰不殺二子患必及公
公曰一旦殺三卿寡人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公
弗聽謝欒書等以誅卻氏罪大夫復位二子頓首曰
幸甚幸甚公使胥童爲卿閏月乙卯厲公游匠驪氏
欒書中行偃以其黨襲捕厲公囚之殺胥童而使人
迎公子周于周而立之是爲悼公悼公元年正月庚
申欒書中行偃弒厲公葬之以一乘車厲公囚六日
死死十日庚午智瑩迎公子周來至絳刑雞與大夫

盟而立之是爲悼公辛巳朝武宮二月乙酉卽位悼
公周者其大父捷晉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爲桓叔
桓叔最愛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周之立年十
四矣悼公曰大父父皆不得立而避難於周客死焉
寡人自以踈遠毋幾爲君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
惠立桓叔之後賴宗廟大夫之靈得奉晉祀豈敢不
戰戰乎大夫其亦佐寡人於是逐不臣者七人修舊
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秋伐鄭鄭師敗遂至
陳三年晉會諸侯悼公問羣臣可用者祁僂舉解狐
解狐僂之仇復問舉其子祁午君子曰祁僂可謂不

史記 世家 卷三十九
黨矣外舉不隱仇內舉不隱子方會諸侯悼公弟楊
干亂行魏絳戮其僕悼公怒或諫公公卒賢絳任之
政使和戎戎大親附十一年悼公曰自吾用魏絳九
合諸侯和戎翟魏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乃受之冬
秦取我櫟十四年晉使六卿率諸侯伐秦度涇大敗
秦軍至棧林而去十五年悼公問治國於師曠師曠
曰惟仁義爲本冬悼公卒子平公處立平公元年伐
齊齊靈公與戰靡下齊師敗走晏嬰曰君亦毋勇何
不止戰遂去晉追遂圍臨菑盡燒屠其郭中東至膠
南至沂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六年魯襄公朝晉晉

欒逞有罪奔齊八年齊莊公微遣欒逞於曲沃以兵
隨之齊兵上太行欒逞從曲沃中反襲入絳絳不戒
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逞逞敗走曲沃
曲沃攻逞逞死遂滅欒氏宗逞者欒書孫也其入絳
與魏氏謀齊莊公聞逞敗乃還取晉之朝歌去以報
臨菑之役也十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晉因齊亂伐
敗齊於高唐去報太行之役也十四年吳延陵季子
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
此三家矣十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嚮語叔嚮曰
晉季世也公厚賦爲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

久乎晏子然之二十二年伐燕二十六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昭公六年卒六卿彊公室卑子頃公去疾立頃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爭立晉六卿平王室亂立敬王九年魯季氏逐其君昭公昭公居乾侯十一年衛宋使使請晉納魯君季平子私賂范獻子獻子受之乃謂晉君曰季氏無罪不果入魯君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僕孫叔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十縣各令其子爲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十四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定公十一年魯陽虎奔晉趙鞅簡子舍之十二年孔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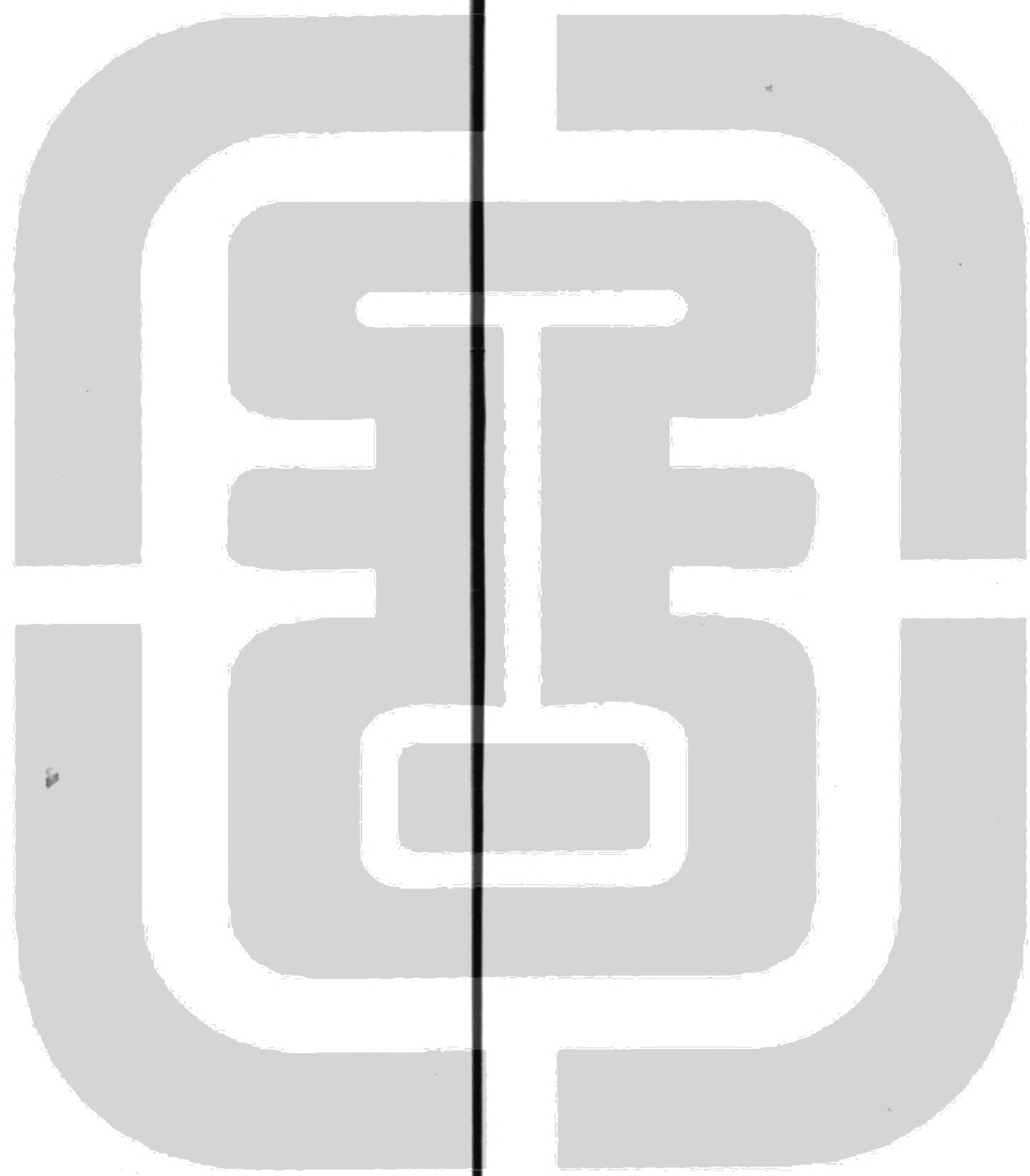
相魯十五年趙鞅使邯鄲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鞅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櫟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爲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晉君擊之敗范中行行走朝歌保之韓魏爲趙鞅謝晉君乃赦趙鞅復位二十二年晉敗范中行氏二子奔齊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爭長趙鞅時從卒長吳三十一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而立簡公弟騫爲平公三十三年孔子卒三十七年定公卒子出公鑿立出公十七年知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爲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

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故知伯乃立昭
公曾孫驕爲晉君是爲哀公哀公大父雍晉昭公少
子也號爲戴子戴子生忌忌善知伯蚤死故知伯欲
盡并晉未敢乃立忌子驕爲君當是時晉國政皆決
知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疆
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盡并其
地十八年哀公卒子幽公柳立幽公之時晉畏反朝
韓趙魏之君獨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十五年魏文
侯初立十八年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
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爲烈公烈公十

九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爲諸侯二十七年烈
公卒子孝公頎立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襲邯鄲不
勝而去十七年孝公卒子靜公俱酒立是歲齊威王
元年也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
三分其地靜公遷爲家人晉絕不祀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
困約及卽位而行賞尚忘介子推况驕主乎靈公旣
弑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大刻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
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史記卷第二十九



程